

苗家腊月

熊纯



苗族同胞跳花城 卢维 摄

每当临近过年,节日的喜悦恰似一杯醇冽美酒,将周遭气氛渲染得醉意朦胧,这是腊月里特有的气息。

几时的记忆里,过年最让人期待的头等大事,当属杀年猪。天还没透亮,伯伯叔叔们就热热闹闹地聚在一块儿,哼哼唧唧地把弄得肥肥壮壮的年猪从猪圈里拉出来。一时间,猪的叫声此起彼伏,可大伙心里却满是欢喜,这意味着新年的餐桌上有吃不完的美味肉食啦。宰杀、褪毛、分割,每一道工序大伙都配合默契,有条不紊,新鲜的猪肉还冒着腾腾热气,邻里乡亲们相互分享,哪家都不落下,整个村子瞬间被浓浓的肉香包裹得严严实实。

紧接着,便是爷爷大显身手的时候——腌制腊肉。爷爷是腌制腊肉的好手,他稳稳地拿起刀,把肥瘦相间的猪肉切成大小均匀的长条,再用盐、花椒、香料细细揉搓,每一块肉都被涂抹得满满当当,随后一条条挂在屋檐下晾晒。阳光倾洒下来,腊肉渐渐渗出晶亮的油脂,在微风中轻轻晃动,那红亮诱人的色泽,光是瞧上一眼,仿佛就能提前尝到年夜饭桌上那香喷喷的味道。

这边爷爷忙活着腊肉,那边婶婶和嫂嫂们也没闲着,她们正忙着打糍粑呢。泡好的糯米蒸熟后,“噗通”一声倒

入石臼,几儿一人拿着一根木杵,围着石臼,喊着响亮的号子,有节奏地捣着糯米。不一会儿,糯米就渐渐变得软糯黏糊,热气腾腾地泛着诱人的米香。等糍粑打好,揪下一小团,裹上白糖、芝麻,放入口中轻轻一咬,软糯香甜的滋味瞬间在舌尖散开,满满的都是年味儿。

赶场,是新年里热闹非凡的场景。集市上人头攒动,摊位密密匝匝地一个挨着一个,五彩斑斓的布料、各式各样的年货,琳琅满目得让人目不暇接。我像只欢快的小鹿,穿梭在人群中,眼睛都看不过来了。挑选春联的时候,那些写满吉祥话的大红纸,看着就让人心生欢喜;买新衣的时候,摸摸这、看看那,满心盼着能挑到最漂亮的一件,好在新年第一天穿得漂漂亮亮的。

孩子们兜里揣着长辈给的压岁钱,满寨子撒欢儿地跑,兜里的糖果相互碰撞,发出一串串甜蜜的声音。我呢,从小就对苗族服饰痴迷不已,那些精美的图案、绚丽的色彩,仿佛有一种无形的魔力,总让我挪不开眼。最初接触苗族服饰,是看伯伯的,记忆里,接近年关,伯伯就会坐在洒满阳光的院子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宛如给她镀上一层金边。她面前摊着许多未完工的布料,五彩的丝线在她手中轻盈穿梭,绣针上下

翻飞,似灵动的蝴蝶翩翩起舞。她绣出的花纹,或细腻精致如春日繁花,或粗犷豪放似山间奔兽,每一针都仿佛带着神奇魔力,将苗族的传说、生活的祈愿丝丝缕缕地绣进布里。我常常搬个小板凳,乖乖地坐在她身旁,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眨不眨地盯着,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的细节。伯伯总会笑着摸摸我的头,温柔地说:“丫头,绣好衣服过年就可以穿着去玩了。”

苗族的蝴蝶服,承载着咱们苗族千百年的文化底蕴,红得庄重热烈、黑得深邃神秘、青得古朴典雅,穿上它,仿佛就把苗族的历史披在了身上。整套衣服分为衣服、裙子、腰带、围裙几个部分,每一处的设计都藏着匠人的巧思。就说那衣服,用料可不少,长1米,宽0.5米,裙摆更是宽大,长宽都有2.5米呢,风一吹,裙摆舞动起来,就跟彩云飘啊飘似的,每次穿上都忍不住转几个圈,跑到伯伯跟前,俏皮地问她美不美。

制作这样一套蝴蝶服,其中的艰辛,只有亲手绣过的人才知晓。伯伯总是先拿起大小不同的笔,蘸上蜡,全神贯注地一笔一划、小心翼翼地勾勒出蜡染花的图案,再把它们搬到太阳底下,眼巴巴地盼着晒干。接着,便开启了没日没夜的刺绣马拉松。每一针下去,每一线拉过,

都是在跟过去的岁月轻声唠嗑,那些童年守在伯伯身边的温馨画面,也随着针线,丝丝缕缕地织进了衣服里。还有咱们苗寨周边的虫啊、鱼啊、鸟啊、兽啊,凭借着伯伯精湛的针法,它们也活灵活现地“住”在了这件衣服上,乍一看,这衣服就像一幅会动的苗族生态图。你可别小瞧了衣服上的那些花纹,哪怕是小小的一朵,都得费上7000多针呢。

到了年三十,贴春联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小时候的我总会搬来板凳,蹑手蹑脚,双手高高举起红红的福字,虽贴得歪歪扭扭,但满心都是欢喜,福字倒着贴,寓意福到了。忙完这些,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丰盛的年夜饭,有刚杀的年猪,有各种美味,还有软糯的糍粑。饭后,大家都守在电视机前,嗑着瓜子,看着春晚,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眼睛却时不时瞟向墙上的时钟,就盼着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

苗族新年一到,寨子里到处张灯结彩,芦笙吹得悠扬婉转。大家都穿上漂亮的盛装,跳起欢快的芦笙舞,男人们吹着芦笙,脚步迈得雄赳赳的;女人们裙摆飞扬,脸上笑开了花。我呢,常常和小伙伴们跑到门口,仰着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那代表喜庆的烟花在夜空中绚丽绽放,我们边看边笑,许下新年的愿望。

腊味飘飘

吴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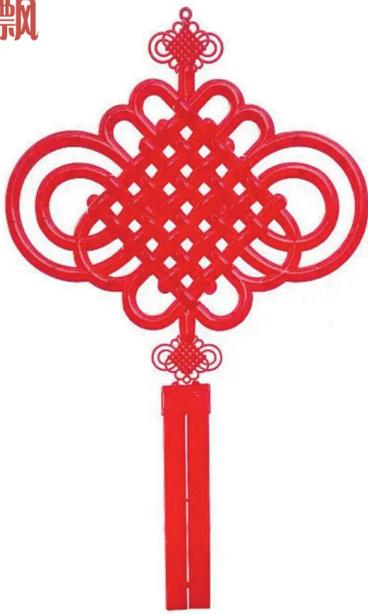
腊味飘飘,那是岁月的香
在寒冬的风中,悠悠荡荡
腊肠成串,腊肉油亮
家的温暖,在心头绽放

记忆的炊烟袅袅升起
奶奶的手艺,是最美的诗
盐与香料,精心调制
爱的味道,就此开始编织

腊味飘飘,是年的信号
游子的心,开始奔跑
归乡的路,不再漫长
家中的灯火,把思念照亮

那挂在屋檐下的腊货
像岁月的风铃,轻轻诉说
诉说着团圆的欢乐
诉说着亲情,永不凋落

腊味飘飘,希望在闪耀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带着祝福,带着微笑
我们迈向,美好的明朝



年关归途

杨亚爽

村头的老树
甘愿担任季节的信使
尽心催促乡亲们
该种豆就该点瓜啦
该迎着寒风去置办年货啦
打工的人就要回家啦

走再远都会记得家乡
回家了一定要进趟厨房
柴火里满是山野气息
火苗一直在灶膛里欢舞
映红了沧桑一年的脸庞
这热汤能品出家的味道

这就去田间地头走一走
弯下腰仔细打量庄稼的眉目
完成这庄重的仪式
向所有越冬的草木致敬
是它们坚守故土
提醒游子的归途

炊烟升起时
冬阳也在升温
有光芒在村庄闪耀
麦苗敢于袒露在白天下
是因为它们一直在盼望
能有一场落在故乡的雪
让自己在鞭炮声里安睡

走着走着腊月就来了

杨晓艳



腊月里的落日 卢维 摄

时光如水,悄无声息地流淌,不知不觉间,腊月就如约而至了。

腊月的风,带着扑面而来的寒冷,也吹来了浓郁的年味。那些明亮的窗台上或宽敞的小院里,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腊味,有回味悠长的腊肠、美味可口的腊鱼、油光闪亮的腊鸭和地地道道的牛羊肉等,散发出迷人的光泽,带着时光的沉淀,令人有油然而生的喜悦,那是人们对家人辛劳一年的回馈。

街头巷尾,大红灯笼高高挂起,那一抹抹热烈的红,仿佛熟透了的红柿,一团喜气。热闹非凡的集市,形形色色的新鲜蔬菜带着清香的泥土气息,静静地摆放在菜筐或台面上;琳琅满目的水果、瓜子、花生和五花八门的调味品也透着浓郁的烟火气;猪肉和牛肉挂满了钩子,肉贩们熟练地分割着,动作行云流水;晶莹剔透的虾、活蹦乱跳的鱼和张牙舞爪的蟹,也应有尽有,无不挑拨着人们的心弦;还有各式各样的日用品铺满一地,令人眼花缭乱;最热闹的莫过于卖春联和年画的摊位,摊主们也不甘示弱,大声吆喝,引人注目,男女老少心驰神往,或弯腰或蹲下,细细挑选,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和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热闹的腊月集市交响乐。

腊月的理发店成了一道别致风景,理发师们神情专注而又充满热情,一丝不苟地忙碌着,吹风机的嗡嗡声和剪刀的咔嚓咔嚓声响个不停。长长的座椅上,坐满了耐心等待的顾客,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期待,有的翻阅着发型杂志,试图给自己挑选一个满意的发型,有的与旁人热烈交流,描述自己想要的模样,仿佛即将迎来的不仅是一个新发型,更是一个全新的面貌。

腊月,家家户户总动员,打扫卫生、擦拭家具,每一个角落都一尘不染;热气腾腾的厨房里,各种美食在锅里恣意翻滚,诉说着岁月的富足,而人情味愈发浓厚起来,邻里亲朋间的问候多了,走动也更频繁了,人们相互寒暄着,年货办得咋样了?孩子们都回来过年吗?若是自家没有的东西,往往有人大大方方地送过来,朴实的话语和慷慨,诠释着浓浓的情谊与关怀。

腊月也是新年团圆的前奏,它如同磁铁般,让天南海北的游子归心似箭,哪怕路途再遥远,生活再忙碌,也断不了回家的念头。早早规划好回家的旅程,脑海中无数次幻想回到家乡的场景,所有刻骨铭心的思念即将化作重聚的喜悦,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在风尘仆仆的舟车劳顿之后,尽管又冷又饿,疲倦不已,但与亲人拉着家常的温馨,吃着久违美食后的满足以及回家与亲人团圆的幸福,让所有或长或短的辛苦奔波都烟消云散。

走着走着腊月就来了,它拉开了新年的序幕,带着生活的喜悦与踏实,温情与丰盈,幸福与期待,新的一年已铺开画纸,等待我们去描绘更加明媚生动的长卷。

黄菜树

年味

杨玲

老人们讲,过了腊八就是年,今年的腊八刚刚过去。

小时候过了腊八节,年味便一天天地浓起来,家家户户开始备年货。那时,年货很简单,无非就是把平时的五谷杂粮,经过精心加工,做成一道道农闲时吃不到的美食。

最常见的,就是把平时舍不得吃的谷子、小米晒了又晒,把高粱米舂了又舂,把成块的红糖,搁在火坑的吊板上炕干后,和着紫苏籽(当地俗称引子)舂成紫苏糖,等着大年那天用粑把沾着吃。

我印象中最深的年味,来自石碓声。我家的大石碓,据说是父亲找了十几个人,从山上弄回来一块大青石,又请村中当年手艺最好的石匠,耗时十来天才雕琢好的。它就放在大门口,竖卧在堂屋右边靠着泥巴墙的地方。

平日里,石碓不仅是母鸡的安乐窝,还是我们姊妹几个忠实的玩伴之一。母鸡带着小鸡外出觅食,我们才得以抬出大板凳,用水棍或扁担,一头搭在石碓上,一头搭在大板凳上,骑将上去,扬起双手作握,扬马车绳状,努力保持身体平衡,谁脚着地就换一个。我和哥哥、弟弟、妹妹,骑上木马,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我们谁都喜欢靠近石碓。

骑木马既要提防母鸡回巢,也得提防父母下地提前回家。往往是,玩一阵我们就收工。或许因为我们经常在石碓边玩耍,石碓常年都干干净净。

石碓脾气挺好,躺在任何地方,人拨一拨它就动一动。平时它闲着,逢了六月六、重阳、十月初一等大节,它偶尔会动一下。直到腊月,它的精神就上来了——它包揽了全寨子人家舂米、碓米面、舂紫苏糖的活儿。

因为石碓,每年腊月初到腊月二十八,我家成了全寨子最热闹的地方。排队来舂米面的人,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大家互换劳力,那阵势比年场中的一条小街还热闹。

我家独门独院,没有左邻右舍,正房



古街年味 卢维 摄

对面是大寨子。我家房前屋后,是大块大块的田地。七十年代后期,一条两人并排走都嫌挤的土路,是我们家与寨子连接的纽带。我和弟弟妹妹们上学、赶场,乃至于找小伙伴们玩耍,都得走这条路了。母亲说,我们家要是来一两个客人,全村人都晓得。母亲话里的意思我们都懂,这条路太冷了。可是,一到腊月,这条路上人来人往,像蚂蚁搬家。

村邻带上家什,自行车排队舂米面。那些日子,平日不愿和我玩耍的同龄小伙伴们,一到腊月,人人都对我笑脸相迎,我也要耍点小性子,拿出我家有石碓,要或者不要你家舂米面的优越感,不给那些平时待我不好的伙伴好脸色。但是他们涎着脸,跟在他们妈妈的后面,他们的妈妈去舂米面,他们就讨好我们几姊妹。每当这个时候,我那可怜的虚荣心呀、存在感呀,陡然间就高涨了起来。

我家有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簸箕,

筛子,箩面筛等用具。大人们把米淘洗干净,控水,水控干就开始舂米面。

为了速度,大人们三五个人合伙,两三人挨着舂,几个女人,各用一只脚踏在碓棒顶端,用的力道越均匀,碓棒翻转越快,隔远就只听到咚咚的响声,那声音又欢快又紧密,每一次声响,都传出两种信号:传递出舂米面人家的喜悦,不能舂米面的人家听来无异重锤。

我的经历自然比伙伴们多,玩耍一个钟头左右,猜想第一道糯米面应该筛出来了,我和小伙伴们往灶孔里多添几大截青杠柴,就等着大人们喊“面碓(舂)好了!”我们就端着吃面条的大碗,装上半碗刚筛好的糯米面,接着一点一点往碗里加水,直到面团子干湿恰到好处,又把面团子摊开,盖在滚烫的柴灰上,再扒些烫灰盖住面团。任生面团在柴火上烤,几双小眼睛紧紧盯着那面团,生怕突然来一口风把它刮走。约摸十来分钟,面团熟了,我们做的这一个“粑粑”,香甜

软糯,拿在手里还有些烫手,却舍不得吃,在手里翻过去翻过来,温度稍低,轻咬一小口,另一个劲:快捂好快捂好,怕天上的神仙来和你抢吃。——心里一暖,就揪一小块,给那个提醒自己的伙伴。

香不香?香!
每年能吃上这种火烧粑粑,也就十天半月。而且那种火烧粑粑,一个人吃不香,大家分着吃才香。对于我们来说,却是很治愈的,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最幸福的事了。

如今,时代发展加快,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年年腊八后,很少有人用传统石碓舂米面,舂高粱面,舂紫苏糖了。食品越精细,我们反而越怀念童年时的年味。

很多时候,我想,我怀念的,不是过去的年味,而是腊月里一寨人共同劳作,相互帮忙,共同品尝一件简单食品,共同祈望日子越过越美满的简单而纯朴的乡情。